

宵夜天堂樓上大牌檔

走到廟前西街的一端，看到經典的藍白路牌，它背後的舊門上貼着幾個寫有「50」字樣的貼紙，望進去看着像一個老式「士多」，它就是連續四年被評為「Asia's Best 50 Bars」並在過去兩年更衝進了前二十的廟前冰室Hope&Sesame。

確認了預定，一扇隱藏式暗門便會打開，服務員領你進入這個神秘又快活的酒精世界。左轉進去的房間有每天不同風格的爵士樂手的現場演出。當隔音門一關，就是酒吧裏的「桃花源」。

雞尾酒單上的每一個配方都令人躍躍欲試。任誰看到以威士忌為底，加入了荷葉、米湯和雞油的「Cantonese Chicken Rice」而不想一探究竟呢？Earl Grey混合的朗姆酒加入薑啤和青檸汁亦是無法抗拒的組合。

從酒吧出來，這一天的美食之旅僅剩最後一站。取了號，就可坐在復古霓虹燈牌旁的紅色膠樓上聞着裏面傳出的香味，焦急地排隊了。

沒有華麗的裝潢卻坐落於廣州CBD樓上，散台不少又有包廂卻永遠都在排隊，都讓它自帶了一種矛盾的神秘感。還未打開菜單，就知道渤海生蠔是必點菜品，因為每桌都放着一口高壓鍋和一堆碩大的蠔殼，那這蠔肉必定是肥美。再看回菜單，絕對是選擇困難症患者的「災難」。生猛海鮮和雞鴨魚肉，被分成刺身、燒烤、煲仔、煎炸、小炒……漏了哪種做法都怕自己吃虧。

這裏有大牌檔的鑊氣，有大牌檔的架勢，有大牌檔的重口味，唯獨沒有大牌檔的「污遭邋遢」。撿一串外辣內甜的烤海蝦，再就一塊啫啫煲裏脂香滿溢的和牛肉，最後用冰啤酒送下一隻肥蠔，也不懂什麼是痛風了。

酒足飯飽，回家睡覺，羊城早嘍。（廣州一日食啲咩完結篇）



樓上大牌檔的宵夜。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古人嗑過的「CP」

「嗑CP」，是網友十分熱衷的遊戲。所謂「萬物皆可嗑，萬物皆CP」，在嗑中，人們投射了情感，獲得了心理滿足。讀開書卻發現古人同樣喜歡「嗑CP」。

明代的馮夢龍在《古今譚概》中記述，溫州有座杜拾遺廟。古人喜歡用官職稱呼人，此處的杜拾遺實指大詩人杜甫。但是，廟裏的塑像卻是個婦人，原來「拾遺」被訛為「十姨」，既為「姨」，當然是女子了。更有意思的是，當地人覺得這位十姨太孤單了，為她嗑了「CP」，找來的這位良配叫

「五撮鬚相公」，此人又是誰呢？說來也是大名鼎鼎，乃是春秋時期的伍子胥。據說他過昭關時愁得一夜白了頭。千百年之後，被和杜甫嗑了「CP」，估計更令他愁上加愁了。無獨有偶，閩州有詩人陳子昂的陳拾遺廟，也被誤作「十姨」，塑了女像，有無拉郎配的故事，倒不得而知。

書中還記載，長江流經安徽的水域中，有卓然獨立之山，名為小孤山，相對有一大石，本名澎浪磯。小孤山上有一座寺廟，供奉的乃是「小姑」，又稱「聖母廟」，「姑」、

「孤」諧音，而澎浪也被諧音為「彭郎」，有姑有郎，正是一對。諧音梗和「嗑CP」無縫銜接，共同完成了一次俗文化的塑造。有意思的是，蘇軾遊覽此處時，順應當地人的想像，寫下「小姑前年嫁彭郎」，給這「CP」加持了文學的力量。

「嗑CP」的癖好，也出現在魯迅先生的筆下，只是嗑的目標不再是古代文化人或自然山水，而是不可親近褻玩的鬼神。收入《朝花夕拾》的《無常》一文中，魯迅寫道：「凡『下等人』，都有一種通病：常喜歡

以己之所欲，施之於人。雖是對於鬼，也不肯給他孤寂，凡有鬼神，大概總要給他們一對一對地配起來。無常也不在例外。所以，一個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婦樣，大家都稱她無常嫂。」杜十姨和五撮鬚、小姑嫁彭郎、無常和無常嫂，一切「CP」都寄託了屬於日常的浪漫。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遺憾是正向催化劑

在投資管理學，哈利·馬科維茨（Harry Markowitz）提出了「分散資產」原則，即「不要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而《後悔的力量》一書的作者丹尼爾·品克則提問：當不同的情緒都可以改變生活質素與軌跡，為什麼我們只投資於單一的所謂正面情緒呢？

「不要後悔」（no regret）文化在全球流行，單單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藏書為例，便有超過五十本的藏書以此為書名。然而，當後悔與遺憾無可避免，我們何不學會擁抱它，而非抗拒它呢？

品克認為，我們應該在「情緒投資組合」中擁有多樣的情緒，既有正向情緒，又有負面情緒。理由是負面情緒也有積極作用，例如「恐懼」能保護我們免受危險、「厭惡」可以避免我們觸碰有害物質，而「遺憾」則幫助我們學習、成長和實現我們的潛能。

將「遺憾」轉化成正向催化劑有一定的方法。首先，我們要「撤銷」（undo）遺憾。什麼意思呢？我們不能否定遺憾的事實，但我們可以撤銷遺憾的感覺。例如，我們因為對親人說了一句惡毒的話而後悔，我們不可

能收回這句話，但可以透過誠心道歉來撤銷後悔的感覺。

當然，有許多情況下，撤銷是不可能的，例如童年時，我錯過了好好學習法文的時光。時光不能倒流，那如何撤銷呢？我可以當下去學法文，哪怕達不到從小學習的效果，但可以撤銷了後悔的感覺（也的確學了一點法文）。

當有些憾事真的撤銷不了，那就以第二個步驟來應付——「至少」（at least）。我升不了職，但至少沒有進一步增加工作壓力；我與他分手了，但至少曾經有過快樂的日子；我

病了，但至少多了休息的藉口。「至少」的心理，讓我們在壞情況之中，有意識地尋找得着。

最後，就是第三步：分析（analyze）。在錯誤與遺憾之中，主動問自己：我可以學到什麼呢？在未來，我可以做些什麼不同的事情，避免類似的後悔？在此，我有沒有成長呢？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塵封十三載》

今年第一季看了幾齣內地刑偵劇，劇本不約而同都有一個共通點：追憶前事，時空並置。繼《狂飆》和《他是誰》之後，《塵封十三載》又是關於連環殺手的兇殺案。故事中的南都市在一九九七年出現多宗女性被殺案，受害者都是全身赤裸，被架成模特兒姿勢，屍體身旁放置了一支HB鉛筆。年輕刑警陸行知跟隨師傅衛崢嶸偵查案件，未竟全功。轉眼十三年過去，南都市又出現了類似兇案，但世事已經人面全非。

《塵》從一九九七至二〇一〇年

間，出現了多宗不同案件。全劇二十四集屬於中篇劇，雖然案件性質相似，但卻牽連到多個層面 and 不同嫌疑者。由是，故事中段開始較為鬆散，刑警本來追蹤着一些線索，卻突然拉扯到其他無關事件。案情一度出現幾位涉事者，最終卻是與主案全無關係，令觀眾有點難以適從。

《塵》劇將兩個時空並置出現，實際並不是要展示案件的前因後果，而是反映劇中角色在十三年間的人生變化。俗語說「十年人事幾番新」，《塵》劇大部分角色在十三年裏翻了

幾番。

觀劇之初，以為陳曉飾演的陸行知是主角，原來由陳建斌飾演的衛崢嶸才是故事的核心。衛崢嶸本是一個資深刑警，行事不依規則，帶領着陸行知追查兇案，一派老師傅模樣，最終卻令嫌疑者武小文無辜燒死。及後，衛崢嶸的紅顏知己法醫白曉芙離世，直接令衛崢嶸的人生徹底改變。從原來的火爆刑警，退身成為警隊圖書館管理員。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無法保護自己身邊最愛的人。

除了衛崢嶸之外，劇中多個表面

上是反派的角色，在十三年間都重新做人。原本是黑幫頭頭的郭勝利，出獄後擔任工廠工人；本來不務正業的搖滾樂手姚樂，多年後從事娛樂表演事業。《塵》劇透過連環兇案反映人生變化，任何人都不應執著於前事，更重要是寄望將來。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五十五年的香港「貓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謂「上層建築」文化層面的世界多元音樂文化，由來已久。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更是百花齊放，從任白《帝女花》到披頭四（Beatles），都在小小香江留下音符。唯一從未來港演出但擁有大批樂迷的，大概只有被尊稱為「貓王」的Elvis Presley。

一九六八年成立的「香港國際艾維斯·皮禮士利歌迷會」很可能是全世界仍然活躍的「貓迷」群組。為慶祝成立五十五周年，五月六日晚難得一聚，在座包括剛剛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的許冠文，還有他的中大師妹、六

十年代樂隊Mod East低音結他手高靜芝，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等。通過歌聲、笑聲，昔日青春活力再現，四小時的時光倒流，超現實感覺。

記得五年前筆者受「香港流行曲教父」Uncle Ray邀請出席，首遇各年齡層的貓迷。最為印象深刻的，是多位殿堂級音樂前輩上台獻唱，唱畢不是匆匆收工，而是回到座位繼續聯歡。據會長馬靄龍在台上分享，名譽贊助人Uncle



Ray今年初離世，首次缺席。於是建議大家站立默哀一分鐘，表示懷念。

接着是另一位歌壇前輩Joe Junior

以《It's Now or Never》和《You'll Never Walk Alone》，展示逾十年的美聲唱腔絲毫不變。之後陳欣健選唱一慢、一快的名曲《Young and Beautiful》和《Baby I Don't Care》，後者節拍強勁，在場人士都隨着音樂擡動。

全晚高潮是日本模仿貓王三屆冠軍得主桐生大輔，以曲藝、造型等贏得全場喝彩（附圖）。如此民間文化軟實力交流，值得鼓掌。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AI翻唱

最近在人工智能領域，除了聊天機器人ChatGPT和繪圖領域Midjourney之外，AI翻唱也是相當引人矚目。如果你在Bilibili上搜索「AI孫燕姿」，你會找到上百條AI翻唱歌曲的視頻，其中翻唱南拳媽媽原唱的《下雨天》和翻唱周杰倫原唱的《髮如雪》點擊量已突破百萬。你可不要小看AI翻唱的功力，如果之前不知道，直接點進去有極大可能會被「以假亂真」。

「AI翻唱」，簡單而言就是用某人已有的音頻「訓練」AI，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教之後，就能得到一個可用的模型，再將模型套用於其他歌曲之上，就有了「某位著名歌手翻唱其他歌曲」的神奇效果。在B站上再搜索「AI翻唱」，你就會發現「新世界的大門被打開了」——「黃家駒翻唱《富士山下》」「濱崎步翻唱《大悲咒》」「林志炫翻唱《悟空》」……但是，當我發現有網友通過AI工具用日本動漫《間諜家家酒》中阿尼亞的聲音翻唱出粵語版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寒梅綺窗思故園

那一樹梅花，暗香撲鼻，燦然無語，穿越千年時光，深深地印刻在遊子心頭：「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萬語千言，凝結成這輕聲一問，卻重如千斤；故園種種，只留下那寒梅綺窗，卻足以動人。我喜歡這份平淡質樸，無需任何修飾，那樣乾淨純粹。記憶中，父親的目光裏常盛滿這一份質樸和純粹。

父親十八歲參軍，離開河北故鄉，到千里之外的邊陲扎根。每每有相交甚篤的同鄉探親歸隊，父親總會邀至家中小酌一二，問東問西。兒時的我，聽來聽去，幾乎可以將問話倒背如流：「縣城的國道修好了嗎？」「鎮上中學建起來沒了？」「今年收成好不好？」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段時間，父親將報紙上所有關於京九鐵路設計與建設的消息剪下來，貼在一個小本子上。他常和部隊裏的同鄉聊起這事，最關心鐵路會不會經過老家的縣城。「火車一響，黃金萬兩，這條鐵路大動脈修好了，老家一

定不會再受窮！」父親特意告訴我：「京九線，到九龍啊，一直開到香港去。你長大了我一定要替我去看看。」我知道，父親日思夜念的故園，無半株梅花，那冀中平原上不起眼的小小村落，有成片的稻田、筆挺的白楊，有不知名的河水在世世代代的哺育中不知疲倦地流淌。遠走他鄉的父親，於言傳身教中，把王維的那株綺窗前的寒梅不知不覺種在我的心裏。如今，我完成了父親的遺願，替他飽覽了香江的美景，不知不覺也到了「問東問西」的年紀。相比於父親，我很幸福，網絡、電話讓我隨時可以知道「故鄉事」。

但我每每讀王維的這首雜詩，仍然感動，仍然懷念。那份質樸純粹，如燈盞，永遠溫暖我人生裏每一個寂寂長夜。



負喧集 趙陽 逢周一、三見報

辦理入台證

六月底要去韓國參加學術會議，想順道先到台灣，停留幾天做學術調查。於是開始了曲折的辦證程序。過去到中國台灣，申請成功的都是觀光旅遊入台證。但二〇二〇年疫情爆發以來台灣一直未開放對大陸護照持有者赴台旅遊，只好改為申請商務簽證。

按台灣駐芝加哥經濟文化辦事處官網的說明，拜託在台邀請單位準備官方蓋章的邀請函、活動計劃及詳細的每日安排日程表，自己提供在職證明，護照、綠卡彩印公證件，身份證、駕照彩印件，及填報完畢的申請表和兩寸彩照。然後雙頭並進，在台單位網上申請，我根據他們的送件號填表，打算之後把所有材料寄到芝加哥。

本以為走程序而已，獲得批准應該問題不大。花了一周備齊材料，傳給在台大學。不料邀請方上傳材料後被拒，「移民署」稱「教育講學」類尚未開放，必須證明該活動的「必要性、緊迫性及不可替代性」，申請專案特辦。東道主一籌莫展，建議六個月後再申請。我建議改為申請「短期專業交流」、單次入境，再試一次。又等了一周，再問在台大學，被告知再次被拒，理由還是此類未開放申請。

兩次不成，感覺赴台時機不成熟，就此作罷。折騰一月，鑲羽而歸，個人失望，更抱歉的是麻煩了不少人。多次「騷擾」在台邀請單位和個人之外，還一再向芝加哥辦事處諮詢。那裏一位女辦事人員樂意助人，有問必答，每天早上收到我的電郵後都會給我來電說明，也提供了一些信息和建議。但她得服從上級主管部門的規矩，能力有限。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